



九·66

一份古老的死亡约定，掩藏四个女人的暗算争夺。十五年前四个誓约人一夜暴毙，十五年后可怕的厄运仍在延续。

幽兰契

花想容 著



孤傲女主播、敏感黑天鹅、心机胜女、脆弱插画师。四个曾被爱凌辱的女人同居一室，某个神秘傍晚，三人突然遭遇不测。一切证据纷纷指向她们的男友，唯一存活的人却坚称：她们都是单身！
如果你给一百万，你敢不敢把自己的朋友全杀掉？沉陷于欲望的陷阱，再难守的合约都只是一张废纸！
中国最具实力的情感悬疑女作家花想容，巧构为爱抗争的女人复仇之作！

谁毁了这绝尘傲世的幽兰之约，就是终结了自己！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CIRCULAIRE
N° 1,208.

Successions, aux-
quelles avaient droit
les émigrés.

Séquestre sur la
succession d'émigrés.



幽兰契

花想容 著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幽兰契 / 花想容著. — 昆明 : 云南人

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22-09324-9

I. ①幽… II. ①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2253 号

责任编辑: 马 清 黄河飞

装帧设计: 楚 婷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幽兰契
作 者 花想容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9324-9

定 价 22.00 元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奇命案
029 第二章	红蜘蛛
055 第三章	眼中针
079 第四章	男替身
109 第五章	毒龙井
135 第六章	美食谱
159 第七章	觉醒者
175 第八章	旧情怨
207 第九章	双面人
241 第十章	复仇女
269 第十一章	重谜团
299 第十二章	真凶手

y o u l a n q i





1.

深夜了，蓝木槿还在等周园的电话。因为这个电话，她觉得每一秒钟都是一根橡皮筋，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拉得异乎漫长。

满腹的委屈终于没能被眼眶拦住，决堤成泪水淌了满脸。这个问题她始终没有想明白：三年了，为什么周园对她总是热一阵冷一阵，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方式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个性使然？

手机突然响了。蓝木槿激动了一下又平息下去。不是周园打来的电话，而是工作闹钟。

作为青城电视台“漫步”节目的编导，蓝木槿的工作时间是异乎常人的。她看了一眼手机闹钟的文字提示：十点，青城广播电台“夜心声”，郁珺心理师在线咨询。

短短的两分钟之后，蓝木槿就由一名怨妇变为职业女性。笔记本电脑已经连上了电台的网站，轻柔的节目前奏响起。蓝木槿打开文档，上面已经记录了一些关于郁珺心理师的资料。

郁珺，女，1972年10月出生，心理学博士，省精神病院首席心理咨询师，青城医学院心理学教授。

当蓝木槿费了一番周折联系上郁珺，想请她做“漫步”节目的女嘉宾时，郁珺在电话里爽快地同意了。她的声音很嫩，听起来就像二十几岁的女学生，让蓝木槿对她又多了几分幻想。但郁珺没有立刻答应同蓝木槿面谈，而是说：想了解我，那你先听听我每天晚上的节目吧。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夜心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章。今天为您请到直播室的仍然是郁博士，如果您有什么困扰，不妨拨通我们的电话，或许我们可以为您打开心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节目



开始，是一个男主持人好听而且流畅的声音。

蓝木槿不由得将扬声器的音量调大了一些。因为工作的原因，蓝木槿的耳朵早被各种好声音惯坏了，可是她听到这个男主持人说话的时候，还是莫名地感受到了温暖。

蓝木槿想，也许在这样寂寞的夜晚，自己只是想听到一个人说话而已，无论是谁吧。所以，那丝温暖只是一闪而过，她开始认真地听郁珺如何解答听众的问题。

四十多分钟过去了，蓝木槿的眼皮越来越沉。热线电话里的问题都太老套太无聊了，蓝木槿很佩服郁珺可以那么耐心地跟他们谈话。还有那个主持人林章，他的精神似乎一直都很饱满。

蓝木槿忽然想，如果这个时候自己拨通他们的电话，诉说一番关于周园的心事，听广播的人是不是也会觉得无聊呢？当然，蓝木槿只是想而已，她已经准备关掉电脑睡觉了。

那个电话就是这个时候打进电台直播间的。

“听说过幽兰契吗？”那个声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起来格外怪异，语调像是影视剧里的旁白，声音却听不出男女。

幽兰契！蓝木槿的身体一震，睡意全没了。她支着耳朵听那个声音接下来要说什么，甚至连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林章的反应很快：“这位听众朋友，请问您有什么困惑吗？”

怪声音说：“如果你要听我的困惑，你要先知道什么是幽兰契。”

林章耐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郁博士也没有听说过，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很少有人听说过，所以您能够告诉我们吗？”

怪声音说：“想知道的话，上网搜索一下就会有答案。其实，不知道幽兰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告诉你们，新版幽兰契已经被我终结了！五年前签下幽兰契的四个女人全死掉了！这就是幽兰契女人的宿

命！”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钟，蓝木槿以为是音响出了问题，或者是网络中断了，急得赶紧去调整电脑。

音箱并没有出问题，网络也没有断。事实上林章和郁珺都被“怪声音”的话惊骇了。等他们听到“嘟……嘟……嘟”的断线音时，才回过神来。

林章的声音虽然不再自然，仍不失温暖：“我希望刚才的电话只是一个无聊者的玩笑而已，当然我们会追查这个电话的来源。现在我们来接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

蓝木槿无心再听广播。她抓起手机就去拨一个极为熟悉的号码——号码的机主是她最好的朋友兼同事钟夏。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蓝木槿坐不住了，胡乱穿了件外套，电脑都没关就往外跑。

跑到门口的时候，她看见墙上的挂钟已经快指向十一点了。她犹豫了片刻，然后去拨周园的电话。

好吧，既然你不打给我，那我就打给你吧，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在我身边？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蓝木槿飘忽的心终于跌进了深谷。她把手机塞进牛仔裤兜里，打开房门，身体像掏空了的躯壳一般走向深夜的街道。

二十分钟后，蓝木槿下了出租车，来到一个偏远的住宅区。

这座房子是她熟悉的——她曾经来过这里很多次。近两年因为工作过于忙碌，她一直没再来，可是房子里的主人之一每天都出现在蓝木槿眼前，乃至整个青城市民眼前。

那就是青城电视台最漂亮的女主持人钟夏。

曾经彻夜灯火通明的老房子此刻黑黢黢的，像是浸在浓稠的墨汁里。



蓝木槿一路风风火火的脚步就在瞬间停滞了。

与此同时，青城广播电台的直播间里，林章和郁珺正在看网上搜索出来的有关“幽兰契”的信息。

只是稍有寒意的初秋，两人却感觉到了彻骨的寒冷。

“我们报警吧。”林章说。

2.

蓝木槿站在老房子的大门前。

她的手放在门铃上，轻轻地按了下去。这个时候已经不早了，那几个姑娘或许已经睡了，那个电话只是一场虚惊。如果是那样，自己该如何向她们解释呢？钟夏还好一些，虽然外表总是冷冰冰的，但内心是温暖的，其他几个姑娘就有点古怪了——其实如果蓝木槿跟钟夏不熟，也会觉得钟夏有些古怪。所以，这四个姑娘住在一起可谓是人以类聚了，虽然她们古怪的地方又各自不同。

门铃声在寂静的深夜里格外刺耳，这让蓝木槿有了恐慌感。月亮似乎都被惊动了，一下子跳出了厚重的云层，在黑黢黢的阴云里露出半张脸，更让人觉得诡异。周围人家的狗也开始叫起来，一阵狂吠，好像随时都要冲出来。

犬吠声把邻居家门前的声控灯给唤亮了，灯光打在了老房子上。一个硕大的黑影映在门上，看起来有些狰狞。蓝木槿理了理自己散乱的长发，忽然发现深红色的铁门竟然没有锁住，而是微微虚掩着的！

蓝木槿的心脏狂跳起来，突然爆发的恐惧将她向后推去。

快点走，不要进去！她本能地告诉自己。

可是她的手却放到了门把手上，只那么轻轻一拉，门便无声无息地

开了。

刚一开门，一股香味就扑鼻而来。那是菜香。蓝木槿的晚饭这个时候已经消化掉，所以腹中空空的她摸了摸鼻子嗅了嗅。味道不错，她们的晚饭一定很丰盛。

蓝木槿身不由己走了进去。屋外的灯光斜照进来，大理石地面泛着青灰色的冷光。

有菜香，说明这几个姑娘应该在家的，可是刚才那么大的门铃声她们为什么没有听到呢？难道真的出事了……蓝木槿的心脏收紧了，壮着胆子喊了一句：“有人吗？”

没有人回应。蓝木槿的手在墙上摸了几下，想找到电灯开关，脚却踢到了什么东西，正好把那东西踢到了灯光照进来的地方。

那是一部手机。她弯腰捡起来，按亮屏幕，见屏幕上显示着八个未接来电，都来自同一个手机号码，并没有显示姓名。

蓝木槿借着手机屏幕的灯光找到了电灯开关。伴随着几声轻微的“嗡嗡”声，头顶一盏华丽的水晶灯亮了。水晶灯的造型很漂亮，发出来的光线也很柔和。

蓝木槿尚未看清楚房间里的布局，就被水晶灯正下方的一个人吓呆了。

那是一个穿蓝色上衣和米色长裤的姑娘，趴在地上，双臂朝前伸展，两腿微微弯曲。她的身材娇小玲珑，一头黑发却很浓密。

蓝木槿第一个念头就是她死了！虽然蓝木槿从未见过死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可是直觉告诉蓝木槿她已经死了。

她不是钟夏。

“钟夏！”蓝木槿大叫一声，钟夏呢？她也死了吗？

蓝木槿惊慌失措地环顾四周，客厅里除了蓝衣姑娘没有别人了。蓝



衣姑娘倒在茶几旁边，茶几上是一只精致的小碗，碗里是空的。茶几后面是一张沙发，上面零乱地搁着几个靠枕。

蓝木槿一扭头，见客厅旁边的一个房间开着门，就走了进去。虽然那个房间没有开灯，但是已经被客厅的灯光照亮。这是一间餐厅，桌子上摆着几盘吃了大半的菜肴，刚才的菜香就是从这里飘出来的。

餐桌上趴着一个姑娘，头发都掉进了盘子里。她的脸只能看到小半张，白而瘦。她的身体也很纤瘦，穿着一套鹅黄色的睡衣睡裤。

她也死了吗？蓝木槿的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叫喊。

这个姑娘也不是钟夏。

蓝木槿从餐厅出来的时候，腿一软差点摔了一跤。她跌跌撞撞地回到客厅，觉得七魂少了四魂。她明白自己此刻应该跑出去报警才对，可是她却身不由己地继续找下去。

因为她心里惦记着钟夏的安危。如果现在出去报警，叫救护车，这样反而可能延误钟夏的救命时间。她至少要看一看钟夏究竟怎么样了，否则她会觉得愧疚。

客厅除了总门和餐厅门之外还有一个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楼梯通往二楼。蓝木槿以前来过这里，还记得二楼有一间非常大的屋子，那几个姑娘经常在那里狂欢。虽然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但此刻蓝木槿上楼的时候，眼前似乎能够晃过那一幕幕热闹的场景，以至于恍惚听到了笑声。

蓝木槿借着一楼的光线打开了二楼的灯。那间大屋子的门半开着，蓝木槿走了进去。

屋内的布局与往日迥然不同。过去这个房间布置得像KTV包间似的，摆着电视机、VCD和沙发。而现在这间屋子的大部分空间被几个蓝白相间的隔板断开，如同白领的办公区。

蓝木槿一眼便看到第三个姑娘。

与楼下两个姑娘不同，这个姑娘是仰面躺在椅子上的，所以她的脸在灯光下一览无余。

这个姑娘肤色很白，长得有点像西方人，眼窝很深，鼻梁很高，嘴唇很厚，身体凹凸有致。她穿了一件低胸黑裙，腿上是黑色的丝袜，这样的姿势让她的腿显得特别长。

蓝木槿屏住呼呼，鼓起勇气走上去摸了一下她的脸。

脸上似乎还有一丝热度，但那是浸透了死亡气息的热度。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心跳。

她死了！

这个发现虽然在意料之中，但足够让蓝木槿崩溃。

不过，这个姑娘也不是钟夏。

从这个姑娘的死似乎可以推理出楼下的两个姑娘也已经香消玉殒。还要在这座充斥着死亡气息的房子里继续找下去，直到找到钟夏吗？

是的，一定要找到她！蓝木槿凭借着这个信念继续寻找着。寻找一个人也许是一件有趣的事，可是寻找一具死尸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了。

楼上还有三个房间，两间是卧室，另外一间是洗手间。蓝木槿一间一间地找了，都没有人，或者死尸。

现在，整座房子里，只有楼下的那一间没有去过了。虽然她刚才没有把一楼找遍就上了二楼似乎没有章法，但是谁能够在这个时候还有章法呢？

从二楼下来的时候，蓝木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也许事情并不是最坏的结果——钟夏的尸体在楼下那间屋子，也许钟夏根本没有在这座房子里呢！



“五年前签下幽兰契的四个女人会死掉了！”推开那扇门的时候，蓝木槿想起了刚才那个神秘的电话。这让她放弃了钟夏不在这间屋子的想法。四个女人……现在已经发现了三具尸体，钟夏将是最后一个。

蓝木槿记得钟夏以前并不在这个房间住，而是住在二楼。这是蓝木槿抛下这个房间先去二楼查看的真正原因。这些年钟夏的风头越来越劲，成为了青城最红的女主播，因此布置这样一间卧室是小菜一碟了。而她之所以把卧室换到一楼，应该是为了装修方便。而为什么钟夏没有从这座房子里搬走呢？蓝木槿清楚，其奥妙正与幽兰契有关。

钟夏靠墙坐在地板上，身体呈九十度角，这个角度将她身材的黄金分割比例表现得很好。但是蓝木槿不忍心再去看第二眼，拿了一条玫瑰色的毛毯盖住了钟夏的身体。她想，即使是死去了，钟夏也绝对不情愿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裸体。

蓝木槿用毯子把钟夏包裹好之后，又一次检查了她的生命指征。当她确定钟夏真的死了，不禁开始大哭。蓝木槿一边哭一边拼命往外跑。那个念头是在突然间冒出来的——如果不赶紧逃出老房子，那么自己将成为第五具尸体！

蓝木槿刚跑到外面便开始大声哭喊——“快来人啊！死人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于蓝木槿就像做梦一般不真实。恍惚中，她感觉到有人来了，然后，更多的人来了，再然后，警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

后来，蓝木槿作为凶案的第一目击人被带上了警车。那个时候蓝木槿忽然想到了周园。周园，你在哪里？当一个人很需要另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并不需要那个人的全部，一点点就够了。而结果往往是，因为连一点点也得不到，所以才绝望到不可收拾。

“姑娘？姑娘！”这样叫蓝木槿的是一名女警察。

一杯水递了过来。白开水，用玻璃杯盛着，很有镇定人心的效果。

“吓坏了吧？先喝口水吧。”女警察的态度很温和。这个女警察的年纪看起来和自己相仿，形象娇弱，让蓝木槿觉得不可思议。她问：“你是警察吗？为什么没穿警服？”

女警察微微一笑：“我们刑警通常是不穿警服的。这是我的证件，你相信了吧？”

蓝木槿一窘，随便看了一下证件，啥也没看清，只是紧紧地握着水杯。

女警察旁边是个年轻帅气、皮肤黝黑的男警察，手里已经摆好了记笔录的架势。他对蓝木槿说：“姑娘，她是萧景，我是洛波，我们俩暂时负责这个案子。你先喝口水，然后我们聊聊好吗？”

蓝木槿喝了白开水，感觉身体里的寒意一点一丝地抽离，神志也清醒了许多，就讲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她讲得非常仔细，虽然条理不是很清晰——她实在还不能置身事外



地客观面对这些事情。她纷乱的叙述就如同放一盘录像带，一会儿倒带，一会儿快进。两位年轻的警察听得非常仔细，并试图用不断的询问让蓝木槿的思路不是那么混乱。

“蓝木槿，”萧景问，“你是说，那四个被害人你全都认识，对吗？”

蓝木槿点头：“对，她们全是我的大学同学，不过不同系，因此不算特别熟悉，除了钟夏——我跟钟夏是同事。但我多少还是了解她们一些的，以前在一起玩过几次，也经常听钟夏提起她们。”

“好，”萧景似乎很满意，“那么咱们一个一个地谈谈吧。”

蓝木槿看着认真而又亲和的萧景，放松了不少：“我第一个看到的是徐苑苧，她趴在客厅的中央。徐苑苧个子娇小，却很有个性。她很要强，从来不服输，是青城最大的服装公司——云裳公司的销售部主管。当年她进入公司才一年，业绩就拿到全公司第一。在我的印象里，徐苑苧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她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生活，八小时之外不是加班便是进修。唉，做人，特别是做女人，何必这么拼命呢？她似乎还没有来得及享乐就死了……”

萧景说：“其实，像徐苑苧这样的女人，她的人生乐趣就是享受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她只有持续不断地让自己进步才能有安全感，既而感到幸福，这是题外话。如你所说，徐苑苧是云裳公司的主管，又有那么可观的业绩，一定是个小富婆吧？”

蓝木槿忽然对这个女警察肃然起敬了。说得越多，她便觉得这个女警察离林黛玉的形象越远。蓝木槿实话实说：“应该是这样，但是这几年我没有见过徐苑苧，因此并不是很了解她目前的状况。”

萧景点点头，继续问：“那第二个呢？”

蓝木槿说：“我发现的第二具尸体在餐厅里。她叫田溪，是个画手，给杂志画插图，也画漫画。她很文静，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我从来没

有见她发过脾气。”

洛波插了一句：“这种性格的人做事一般比较慢，从现场看，只有她一个人还在餐厅吃晚饭。”

萧景却说：“这个不是绝对的，我就见过性格文静的女人吃起来比谁都快。可能是她画画晚了，最后一个去吃饭而已。”

洛波虽然一脸不服气，却只是撇撇嘴，不再反驳。蓝木槿有点同情这个帅哥警察，他的女搭档看起来很有主见，所以他得经常让着点，否则肯定整天斗嘴皮子。

萧景问：“那第三个人呢？”

蓝木槿说：“我是在二楼那个大房间看到她的。她叫祝若，是个舞蹈老师，跟别人合伙办了一个舞校。她的长相和身材都有点像西方人，外表非常出众。她的性格和她的舞蹈一样热情奔放、直爽随性，所以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很喜欢她。”

萧景不由得感叹了：“看来这几个女人都很不一样呢。我们来说说第四个人吧。”

蓝木槿很欣赏萧景这样干脆利落的做派，可是一说起钟夏，她便无法像刚才那样冷静地描述了。她愣了一会儿神，喃喃地说：“她是我最好的朋友，青城电视台的女主播，我想，你们应该在电视上看到过她。”

洛波说：“著名的美女主播呀，太可惜了。”

萧景却说：“我平时很少看电视，地方台的节目更是很少留意。不过这个被害人我一看还是觉得面熟，而且她死得有点特别，是不是？”

蓝木槿不由得缩了一下身体，深吸了一口气说：“其实，你们看到的场面并不是原版的。很抱歉我擅自破坏了现场。其实，钟夏死的时候是全裸的，什么也没有穿……我觉得很不忍。她一直都是很要面子的，一定无法容忍自己在这样的情形下死去。所以我给她盖了一条毯子。”

